

竹弓上的动人弦歌

——青年小提琴家王辰翔的“破”与“立”



王辰翔在检测竹制小提琴弓的做工。

■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

打破重建： 从天赋型琴童到体系化演奏者

1995年出生的王辰翔，学琴路从一开始就带着旁人眼里的“光环”。4岁半开始学琴，不到3年就拜入“中国小提琴教材之父”蒋雄达门下。2008年，王辰翔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，直至2015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；后前往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，勤学不辍拿下本硕士学位与高级艺术家文凭。留学期间，他还以私人学生的身份追随当代世界十大小提琴家之一的皮恩卡斯·祖克曼（Pinchas Zukerman），深耕独奏表演艺术。如今的王辰翔，正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

与老师蒋雄达的第一次见面，是王辰翔学琴路上的重要转折点。2000年，蒋雄达在音协考级的考场上见到了年仅5岁的王辰翔。在听完王辰翔演奏的所有曲目后，蒋雄达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是小小演奏家，记住，再苦再累你都不要放弃！”这句话像颗种子落在了王辰翔心里，成为他此后坚持小提琴演奏与艺术创新的底气和动力。

一路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走到附中，“有天赋”的评价像标签一样贴在他身上——别人要练几十遍才能磨出来的旋律，他凭直觉就能拉出动

据家人回忆，年幼时，王辰翔对着外公播放的洞箫名曲《苏武牧羊》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不听，冷！怕！”稚嫩的眼神里带有一丝忧伤。

一个彼时连说话都还不利索的小娃娃，仅凭听觉就触碰到了古曲里藏着的风雪与孤寒。这份未经刻意训练的“共情力”，正是音乐业内人常说的“乐感”，是一份难得的天赋。而这也成了王辰翔与小提琴结缘的起点。

岁月流转，当年凭直觉“读”出古曲之意的孩童，如今已是深耕小提琴演奏与教学领域多年的青年艺术家。日前，面对中国城市报记者，一身素净着装的王辰翔，将自幼根植心底的音乐感知、跨越海内外的艺术求索与跨界创新之路，娓娓道来。

人的味道。

可这份旁人羡慕的天赋，却在成长路上成为一种“阻碍”。中学时期，王辰翔渐渐发现，靠直觉搭建起来的演奏像一座空中楼阁，很难撑起复杂的作品表达。为了突破这层靠天赋摸不到的技术边界，大学期间，他选择远赴异国他乡，在不同流派的演奏体系里找答案。

2020年，王辰翔在美国纽约向皮恩卡斯·祖克曼求学。但一节课下来，王辰翔连两个音都没能拉过去，祖克曼一直摇头：“不对，不稳、不匀、不顺，你的运弓逻辑有问题，得从基础空弦重新练。”课后，王辰翔几度沮丧到落泪。自幼起长期的学习和练习积累，在顶级大师面前被打回原形，那种落差感，是从小被夸“有天赋”的他从未体会过的冲击。可王辰翔心里清楚，这正是自己主动找上门要的“破局”。

王辰翔前后9次推翻已成型的演奏习惯。但也正是每次的打破重建，让他跳出过去的认知：原来运弓从来不是“拉得好就都一样”，不同流派之间藏着完全不同的逻辑，每一种逻辑都能生出独有的音色。他开始更加努力地练习，翻阅各类欧洲古典教材，在泛黄的字句里与数百年前的演奏理念隔空对话。在一步步把过去靠天赋搭建的演奏体系打破重构的过程中，王辰翔逐渐塑成了一套扎实、可拆解、可传递的完整技术框架。

以教促修： 在带徒中直触琴弓问题

随着海外求学与舞台演奏经验不断积累，王辰翔在国内青少年小提琴圈层里慢慢攒下口碑。经家长口口相传，不少人找上门，希望王辰翔能用业余时间指点孩子练琴。

起初王辰翔心里有些顾虑。“因为我还在国外攻读学位，课业节奏很紧，能分给教学的精力确实有限。”他解释道，“但我本身很喜欢分享练习方法和演奏技巧。受我老师们影响，我也希望像他们当年帮我那样，把更多知识与经验传递下去。”

几番权衡之后，王辰翔还是决定兼顾教学。一段时间后，他意外发现，跳出成熟演奏者的固定思维，站在初学者的角度拆解每一个动作细节，反而补全了自己此前的演奏逻辑盲区，完成了“以教促修”的双向成长。

日复一日的教学过程中，一个藏在行业深处的现实痛点，慢慢堵在了王辰翔的心头。他亲眼见过太多悟性好、肯下苦功的普通家庭孩子，卡在了“用不上合格琴弓”的门槛上。

“不少家庭都有‘初学不用配好装备，等练出成绩再说’的观念，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常年用结构失衡、参数偏差大的劣质弓练琴，相当于攥着笨重的树枝练剑，一来摸不到正经好弓才能托起来的灵活技法，二来会直接影响耳朵对音色的辨析能力。”王辰翔分析说，“但这背后也有绕不开的因素。当下全球高端小提琴弓使用的主流原料，一直是伯南布哥木。这种木材早已被列入严格管控名录，用它制作的合格演奏琴弓动辄数万美元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根本不可能把它当作日常练习工具使用。眼下整个制弓行业，都在苦苦寻觅性能达标的可行替代方案。”

这个琴弓痛点，成了王辰翔心底解不开的结。他自己年少学琴时，曾被劣质琴弓的局限绊住过脚步，他实在不想看到新一代的学琴者，再重复走一遍自己当年走过的弯路。

竹弓破局： 重塑行业制造工艺和规则

2023年，王辰翔正式拜国际制弓大师秦荣（Yung Chin）为师，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琴弓制作和古董弓鉴定。在拜师后的第一堂课上，他一眼认出大师递来的特殊琴弓原料居然是竹子。“我从小受家里长辈影响，一直喜欢把玩文玩折扇，不少老扇骨都是用竹子做的，对这种材料的纹理和质感太熟悉了。”他回忆道。

看着手里这支带着东方竹材特有肌理的琴弓，一个此前或许没人敢深想的念头忽然冒了出来：“竹子在中国

非常普遍，这种材料能否成为伯南布哥木的替代品？”

说干就干，王辰翔成立了工作室，并取名“殷宝”，一头扎进了竹弓研发的全新领域。最初，他用福建武夷山楠竹拼接出的第一支弓杆测试时整体偏软，完全达不到演奏需要的硬度。身边的质疑声接踵而至：“用生长周期仅3年的竹子做琴弓根本不可能。几十年成材、纤维密度极高的伯南布哥木怎么可能被轻易替代？”

但王辰翔没有停下思考和探索。一次，他联想到自己熟悉的文玩折扇“贴梁”工艺——通过不同竹片的错位拼接，用小片竹材的拉力托住主骨，就能让整体结构的硬度大幅提升。顺着这个思路反复调试，他最终用6片精选竹片拼接出了全新的弓杆。这支竹弓的硬度甚至超过了普通的伯南布哥木弓，其他性能参数也媲美伯南布哥木。

此后，王辰翔利用寒暑假走访筛选近10种不同产地的竹材，最终仅留下两三种性能符合要求的品种。在他的验证里，天然竹材的纤维完全贯通，这本就是顶级琴弓最核心的特质。更重要的是，同一片区域种植的竹材，彼此间的性能差异不会超过10%，彻底打破了传统木弓“每一支原料性能天差地别”的局限，不用再被少数国外家族企业垄断的珍稀木料限制，靠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竹工经验，就能做出性能稳定可控的高级琴弓。

琴弓业内有行家如是描述，王辰翔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视野，把过去传统的以经验为主导的“匠人式手艺”推向了可量产、可重复、性能稳定的现代制造方式。这种创新不仅改写了琴弓制造行业的游戏规则，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材料与现代工艺碰撞出的全新可能。

“殷宝”琴弓一经问世便受到众多演奏家的瞩目和褒奖。2025年，一款由王辰翔主导设计研发的竹制小提琴弓接连斩获缪斯设计奖、法国设计奖等3个金银奖项；2026年5月，这款琴弓再次从数万件参赛作品里突围，拿下了美国IDEA设计奖铜奖。“该赛事金银铜奖总获奖率不足5%，是国际工业设计领域极具含金量的认可。”得知消息的王辰翔兴奋不已，“全球专业领域的肯定，证明东方竹材料完全可以适配西方古典乐器的严苛要求。”

专访结束前，王辰翔提起自己一直认同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“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”的台词，坦言这正是他从学琴到做琴的完整心路历程：沉下心打磨演奏看清短板，走出国门见识行业广阔天地，最终落脚于用高性价比竹琴弓，助更多普通琴童跨过昂贵琴弓的门槛，触碰小提琴的魅力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